

长篇小说

武装蛙人接近了主权碑，此时潮水已经淹至胸膛，对峙双方像两堵墙在风浪中晃动。海浪涌来，两墙相撞，最先碰到的，便是钢铁的枪体……

海神



徐锁荣 著

作家出版社

海神



徐锁荣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神 / 徐锁荣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6

(金锚文学丛书)

ISBN 978 - 7 - 5063 - 6359 - 4

I. ①海…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051268 号

海 神

作 者: 徐锁荣

责任编辑: 罗静文 李亚梓

整体设计: 王红卫 李 山

内文版式: 陈 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30 千

印次: 23.75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59 - 4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金锚文学丛书》总序

王兆海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号角。海军文学工作者积极响应胡主席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号召，在人民海军世纪远航的壮丽航程中，牢记职责，潜心创作，推出了第二套《金锚文学丛书》。我欣然为此作序，表示热烈祝贺！

回望人民海军60多年的奋进历程，海军文学始终紧跟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潮流，担当记录历史进程、讴歌伟大时代的使命，与人民海军的前进步伐结伴同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海军作为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利益中，肩负的使命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繁重，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为建设强大人民海军鼓与呼。

大力繁荣海军文学创作，就要始终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只有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文学才能产生巨大威力和持久魅力。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凝结了先进军事文化的精华，决定着先进军事

文化的发展方向。海军文学工作者要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灵魂贯穿到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之中，用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积极传播体现我军政治本色和职能使命的价值观念，用先进军事文化主旋律占领和巩固思想文化主阵地，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感染力，为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大力繁荣海军文学创作，就要始终把反映海军重大现实题材作为重要职责。时代呼唤精品，海军需要力作。今天的人民海军正在宏伟的蓝图上进行着时代性的实践，大发展、大跨越、大转型的前进步伐带来了万里海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为繁荣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源泉，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海军文学工作者要善于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瞄准海军重大现实题材，呼应海军建设发展实践，表现大海的魂魄、战舰的威武、水兵的风采，描绘和抒写人民海军的崭新形象和时代精神。

大力繁荣海军文学创作，就要始终把深入一线体验生活作为动力源泉。艺术是生活的馈赠。对部队生活接触得多还是少，体验得深还是浅，直接影响着创作的热情和作品的质

量。海军文学工作者要把创作耕耘的脚步，深深扎根在万里海疆生机盎然的生活土壤之中，在海军使命拓展和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中，采撷浪花、体验波澜，以饱蘸情感的笔墨，为时代立言、为海军放歌，为广大官兵描绘最美的精神图谱，留下永恒的历史记忆。

大力繁荣海军文学创作，就要始终把跟进时代变革、推进海军发展作为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无穷的创造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永不枯竭的旺盛的文化创造力。海军文学工作者要在思想上积极跟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趋势，在内容上更加贴近海军建设发展的新实践，在题材上充分反映海军使命任务的新拓展，开阔视野搞创作，挺立潮头写佳作，打造独具魅力的文学品牌，推出更多具有海军特色、海军风格、海军气派的精品力作，以文学的名义谱写人民海军世纪远航的壮丽篇章。

第二套《金锚文学丛书》的推出，为海军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光彩。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推动海军先进军事文化繁荣发展添砖加瓦，作出一份新的贡献！

目 录 | CONTENTS

海 神 海军金锚文学丛书

《金锚文学丛书》总序

王兆海

第一章

- | | |
|---------|----|
| 一、九 花 | 1 |
| 二、急诊室 | 4 |
| 三、龙门礁 | 12 |
| 四、国事 家事 | 22 |

第二章

- | | |
|--------|----|
| 一、武装蛙人 | 31 |
| 二、艾 娜 | 42 |
| 三、海神娘娘 | 47 |
| 四、喊 海 | 53 |
| 五、老海龟 | 56 |

第三章

- | | |
|----------|----|
| 一、在潮水中漂浮 | 60 |
| 二、遗 孤 | 70 |
| 三、海龟说话 | 79 |
| 四、一幕又一幕 | 84 |

五、与浪共舞	97
第四章	
一、守礁综合症	104
二、杜 鹃	106
三、海浪把南沙轻轻地摇	114
四、小阳——小阳——	122
五、号脉号出了问题	128
第五章	
一、迷彩纽扣	135
二、粮 草	139
三、独自狂舞	146
四、蒙娜丽莎	151
第六章	
一、风来了 雨来了	161
二、海浪把兵舰轻轻地摇	167
三、审 婿	178
四、随 军	184
第七章	
一、遍地涛声	193
二、一曲《爱海》	201
三、阿铁与海燕	209
四、月 子	219
第八章	
一、出家与回家	228
二、回家与出家	234

三、香 雪	241
四、因为我爱你 所以才恨你	245
第九章	
一、云水两依依	253
二、涛声依旧	260
三、叩问老海龟	265
四、海 盗	273
五、礁上方数日 世上已千年	278
第十章	
一、血缘与姓氏	290
二、父子会	298
三、老海龟	307
四、乔安娜	313
五、自古华山一条路	323
第十一章	
一、阿 铁	326
二、小 阳	335
三、珊 珊	344
四、一诺千金	349
五、醉读海明威	356
六、龟 语	363
七、战友重逢	366
八、沧海与桑田	370
第十二章	
尾声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372



第一章

一、九 花

礁嫂说：男人上南沙守礁，女人最好别送，那场面，让人受不了。当汽笛一响，缆绳一解，船一离码头，甲板上站成城墙样的男人，同时挥起树林般的手，齐刷刷地喊：首长再见——战友再见——亲人再见，再硬的汉子，看到此情此景，也会哽咽淌眼泪，何况我们女人？

女人这时候哭，就不吉利。

可九花还是去送了。临去之前，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到了码头，我偏不哭！我一咬牙，一跺脚，就会把哭变成笑！九花现在正朝码头行走，她的双腿已经浮肿，圆口布鞋上方的脚面，像馒头似的暄着，脚尖朝两旁撇去，那步态看上去就像用脚掌在码头盖着一个个外八字。九花这样走，显得很费力，可是腹部就舒坦些，如果从身后看去，活脱像是推着一辆负重的独轮小车，必须用腿和臀部肌肉不住调正身子重心。九花已经有七个月身孕了，肚子大得如同扣了一个脸盆，她之所以要来送自己的男人，有一大半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男人这回去南沙，一守就得半年，甚至还会更长，这是男人跟她说的，她要带着未出世的孩子一块来送。从临时家属招待所去码头的路上，她就一路叮嘱自己：不能哭，哪怕是半滴泪珠也不许掉！可是走着走

着，眼泪就哗哗淌了下来，为此，她还闪到路旁，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没出息！说好了不哭的，咋又哭了呢？有眼泪也得等船离了码头，回到招待所捂在被窝里流啊！可还是止不住。九花又扇了自己一下，嘴里轻声哼起《江姐》绣红旗的歌，可哼了两句，眼泪又下来了，人家江姐是英雄，英雄都含着热泪绣红旗呢，我为啥不能掉泪？这么想着，就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码头上，守礁官兵正在登船，个个身着海洋迷彩服，肩背陆战包，那陆战包，也是迷彩的，鼓鼓囊囊像座小山压在官兵后背，里面装着一应生活用品，就连急救包和止血绷带都塞进去了。陆战包里啥都有，唯一没有的，就是钱。男人说：在南沙，钱是纸，情是金。那里所有的货币都不流通，人民币、美元、欧元，全成了一张纸。昨天夜里，男人在收拾行装时，将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了九花，就连几个硬币，也拍到她的掌心。九花手捏带着男人体温的硬币，心里就酸酸的。可男人却笑着说：我身无分文，会更加爱你。九花道：去你的，你有钱就不爱了？男人又笑了：你没有听说现在流行一句话——男人有钱就会变坏？这句话，把九花阴了一个晚上的脸，逗晴了。按照部队规定，守礁官兵不管是家属随军的，还是临时来队的，出发前一晚必须回营区就寝，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集合宣誓。男人把九花逗晴朗了，就单腿跪到她面前（姿势像婚礼上的那个场面），用嘴亲了亲她腆起的肚子，随后小声说：小宝宝，爸爸要走了，以后，你就守着妈妈，陪着妈妈，别孤独啊！爸爸会想你的，也想妈妈！说着，就挺立起已经背上陆战包的身子，迈着标准的军人步子，走出临时来队家属招待所小屋。跨出家门，男人突然回过头，道：明天你就别去送了。九花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不过摇头的时候，男人已经将脸转过去了，男人的军人步伐很快将她远远地扔到身后。

九花在队伍里找到男人，那个叫赵海阳的海军中尉，官兵已经在大型海军运输船的中甲板站坡，身穿一式的海洋迷彩，脚蹬一式的陆战靴，肩背一式的陆战包，像万里长城城垛样屹立着，他们的肌肉，在迷彩服里鼓突，都在勃勃地跳动呢。九花最想看到又不愿见到的场面终于出现了——官兵们同

时举起右手，朝着码头很有节奏地挥动，嘴里爆出一阵阵喊：

首长再见——

战友再见——

亲人再见——

官兵们喊一声，就挥一下手臂；挥一下手臂，又接着喊一声。

码头上站着前来送行的首长，光是将军就有好几位，还有列队的官兵，其次就是一帮家属。九花听到首长再见、战友再见时，眼眶就开始涨潮水了，当听到喊亲人再见时，透过蒙蒙泪水，看见男人正凝视着自己，甲板上所有官兵也都顺着男人的目光，投向了她的肚子，守礁官兵都晓得，中尉参谋赵海阳的妻子已经怀孕了。男人的目光轻轻抚摸着她，还有那么多官兵的目光都聚过来，好像千言万语都藏在这目光里。她再也承受不了了，于是便啊地喊了一声，眼泪刷刷涌了出来。

首长再见——

战友再见——

亲人再见——

一声声喊，潮水般涌进九花的耳朵，一潮涌着一潮，节奏分明得真如起伏的海浪。每一声喊里，全是铿锵有力的男人嗓门，可是她却分辨不出来，哪是自己男人的，哪是别家男人的，听到后来，就觉着全是赵海阳的。九花抹了一把泪珠，将一只手抬起来，像码头上所有官兵，也就是首长和战友那样，朝着那艘解了缆绳的海船挥动着，并拢的手指，轻轻撩着头顶的风。码头上的家属（官兵都称她们是礁嫂呢），也都挥起手，向那艘离了岸的船舞动。

男人们还在喊，海潮样，一阵接着一阵，森林般舞动的手，也节奏分明地摆动，舞得海天间哗啦哗啦响，九花听得出，那是大海起风了，可她总是觉着，这海风是男人们的手掀起来的。

首长再见……战友再见……亲人再见……船越来越远了，后来只剩下一个影子了，最后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可一声声喊，还潮水般朝九花涌来。这时她才想起，应该对男人说点什么，她想了想，用双手做成一个喇叭，对

着空荡荡的海面喊：海阳，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把孩子生下来，好好地生，平安地生……

九花说着，突然觉着两条腿发了软，眼前金星乱飞，便闭上眼睛，将两条腿撑成无比壮烈状，她心里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倒下去，会伤着肚子里的孩子，再说也会给码头上的礁嫂脸上抹黑，会被人家说没出息。可是，九花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却怎么也支撑不住自己的肚子，更不用说壮烈状了，她的身子像被强台风揉搓的一根草儿，在码头上晃动起来。

二、急诊室

九花将身子搬向码头边缘的系缆墩，一把抱住了那个刷着黑漆的铁墩子。身子有了依赖，就不晃动了，稳了稳神，随后就坐到上面。这时候，一个首长模样的军官走了过来，俯下身子，用父亲般口气问道：姑娘，你怎么啦？是不是心里挺难受？

没有！九花抬起埋在胸前的脑袋，看着首长模样的军官，突然发现，军官帽檐下的头发都花白了，像一层厚厚的霜雪，便说道：首长，没有！我没有难受！

九花说着，就将脸微微昂起，挤出一个笑。可在首长的眼里，她的笑比哭还不好看。

你嘴上不说，我也看得出来。首长说：家属来送码头，心里都不是滋味，不过，既然做了南沙的礁嫂，你就得坚强！

九花点了点头，又挤出一个笑：是，首长，我一定坚强！

这时候，码头上突然跑过来一个军官，朝首长敬了一个礼：报告司令员，送行仪式结束，请您指示！听到这里，九花心里才明白，不小的官呢，还是个司令员！

带回部队！首长说着，拍了拍九花的肩头，又拍成了父亲状，道：码头上风大，你也该回去了。九花又挤出一个笑，道：首长，我想再待会儿。

那你就待会儿吧，千万别吹了风。首长看着九花的肚子说：多保重。九花点了点头：是，首长！

首长后来就走了，身后簇拥着一帮参谋秘书之类。首长一走，九花的眼泪又流出来了，这时身后围过来几个礁嫂，有的拉着九花的手，有的扶着肩膀，在身旁站着，也有的挨着系统礁坐下来。系统礁好大，像个小圆桌，面积足可以搁下几扇礁嫂的屁股。礁嫂是受首长的指示来陪九花的，首长说，她是个新礁嫂，又是头一回经历这场面，你们做大姐的，得要做好思想工作。于是礁嫂们就围着九花，谈天说地地做起了思想工作。可是那会儿，九花压根儿听不进，耳朵里全是男人的喊声，全是首长再见——战友再见——亲人再见——

听不进，礁嫂们还是说——九花，咱嫁给了守南沙的男人，就得舍小家为大家，南沙是咱们的海洋国土，是祖先留下来的遗产，现在都被周边国家占去多半了，我们现在不去守，兴许就要丢光了，老祖宗九泉有知，会骂我们是不肖子孙的。这是一个年纪稍大的礁嫂说的，在临时家属招待所，礁嫂们都称她是王大姐。大姐继续说，礁上的男人编了一个对联，上联是：礁盘唯小珊瑚皆依祖国怀抱；下联是：南沙虽远官兵都在人民心中。听听他们的心有多高，他们舍了小家，是为了十三亿这个大家。九花后来才晓得，大姐说的这番话，是从一个教育材料上看来的，也难为她，记得一字不落。不过从她前额的皱纹里，九花就看出，大姐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

大姐正在做着思想工作，码头上的风说大就大了，天空也暗了下来，军港出海口方向，一股黑云压着海面卷过来，随后雨就到了头顶。礁嫂们拉着九花，连声说：咱们回招待所吧，下雨了。九花双手撑着膝盖，想把自己举起来，可是试了几次，两条腿怎么也站不直，一颗黄豆粒大的雨点砸到前额，顺着鼻梁滑向人中，一股刺骨的寒意，直钻心窝，刺向上腹部位。九花下意识地抬起双手，捂向腹部，没等手掌贴到夹衣前襟，身子就向一旁歪去，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九花晕过去之前，耳朵里还响着男人的喊声：首长再见——战友再

见——亲人再见——

几个礁嫂一阵手忙脚乱，大姐先是脱下外衣，盖到九花身上，随后抬头的抬头，护脚的护脚，掐人中的掐人中，还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撒腿就朝码头边的岗亭奔跑。跑了两步就扭过头喊：姐妹们，她有身孕了，万万受不得凉！说着就脱下尼龙外衣，举成伞状，撑到九花身子上方，大姐接过那把伞，喝道：快去！快去！给部队值班室打电话！

救护车开到码头边缘，礁嫂们都湿成了落汤鸡，九花身子却没有怎么湿，除了那把伞之外，礁嫂又用身子搭成一把人伞，为九花挡着雨。当然，这些九花全不晓得。救护车一路呼啸着，驶入市区的舰队医院。九花被送进急救室后，礁嫂们就围坐在外面走廊椅子上，心急火燎地后悔着。我早就说过，男人去南沙守礁，女人不能送，可你们就是不劝住她！大姐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给赵参谋交代？一位年轻一点的礁嫂说：大姐，你这是唯心主义，送码头又怎么啦？当年部队长出征南沙，你不是也送了吗？大姐说：我们是老夫老妻，再说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什么苦都受得住，他都死过几回了，老刘头一回去南沙，遗书都给我写好了，你们能写？嫩着呢！年轻一点的又说：你别总是拿老夫老妻来唬我们，我们也会老的！大姐又说：你们还早着呢，你们的男人不在南沙被晒成石斑鱼^①，就别提一个老字！

礁嫂们正在焦急着，也相互埋怨着，急诊室就跑出来一个医生，冲着她们问道：病人的男人呢？

去守南沙了。大姐回道。

那谁是她家属？医生又问。

我们都是家属。礁嫂们齐刷刷说，似乎一起回答，就显得人多势众。

都是？哪个来签字？医生问道。

还要签字？礁嫂们一下都傻在椅子上，你看我，我看你。

^① 南沙紫外线强烈，皮肤很容易被晒爆皮，加上高温，就会形成斑状汗斑，被称为石斑鱼。

病人情况不好，胎儿不说，还有别的症状，而且很严重，要住院观察，先要办住院手续。医生问道：她有没有办随军手续？

没有，是临时来队的。大姐说。

没有办随军，没有办医疗包干，又是临时来队，得要交全费，即使有优惠，那还得请示院领导，现在就得交费。医生问：你们哪个来挑头？

沉默了一会儿，大姐就从椅子上站起，道：我来吧，我男人是南沙守备部队的，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我来办手续吧。

那你先去交费。医生说着，就转身进了急救室，由于转身急，白大褂的下摆竟留在门外，被随手带上的门夹住了，只好重新开了门，将下摆收回。

大姐边朝住院部走，边用手掏上衣口袋，到了住院部窗口，才发现口袋里只有几个买菜的零钱，便回到礁嫂们身边，问哪个带钱了？礁嫂们同时手忙脚乱掏口袋，凑了几十块钱，送到大姐手里。大姐掂了掂，说这点钱请医生吃顿饭都不够，得回去拿。想了想又说，我们临时来队家属，能有多少钱？站在那里愣了片刻，接着用手拍了拍脑门，随后就疯了似的朝住院部隔壁的办公室跑去，进了门就抄起桌子上电话，冲着送话器喊道：给我接基地1号台！大姐说话本来嗓门就高，就像领导在台上作报告似的，这么一喊，满屋子全亮起她的声音。

大姐闯进办公室，里面几个干事模样的军官眼睛里就露出不满，有个干事已经立起来，准备干预。办公重地，怎么随便进来一个家属，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要用电话？可听大姐要1号台，就愣住了。这时电话里小女兵发问：怎么称呼您？大姐说：你给我接基地司令员！小女兵说：您不报身份我不能接。大姐说：我是南沙守备部队的家属，我有急事要找司令员，都火上炕了，快给我接！

电话很快接通了，首长其实就是刚才去码头送行的那位白发军官，大姐简要跟首长说了九花的事，随后就把电话递给了身旁那位站着的军官。军官接过话机，头就不住地点起来，一个接一个的首长、首长、首长，一个接一个的是、是、是！都说部队下级军官都怕大官，看来这话不假，军官接完电

话就去了急诊室。

大姐以家属身份，在住院单上签了字，安顿好九花，这才带着礁嫂回海边的家属招待所。礁嫂们边走边谈论：还是司令员疼我们，一个电话，就让九花住进去了。礁嫂们夸奖首长，却不知道首长的白发是怎么白的。西沙群岛收复之后，有关情报部门突然发现，南沙的很多岛礁，已经被周边国家悄悄占领，几乎是一夜间的事，祖先开发的海洋国土，就丢了一大片。九花听人说，那位在码头抚摸着她肩膀的首长的头发，是在得到这个情报之后，一夜间白的。后来，舰队就从海军陆战旅、舰艇部队、工程部队抽调官兵，前往南沙守礁。这内里的背景，九花先前并不知道，只是觉着首长走到她面前时，帽檐下的白发就像霜雪样厚实。九花也不晓得，大姐的男人，也是那天离的码头，还有那几个去码头送行的礁嫂，男人也是那天出的征。大姐的男人已经在南沙守半年礁了，下来稍事休整，大姐便带着孩子，从河南老家赶来，跟老牛郎相会。

第二天上午，大姐带着礁嫂们，去医院探视。九花已经转入内科病房，而不是妇产科。礁嫂们走到病床前，看见九花身上插着管子，管子里的药水，正一滴滴朝她身子里流淌。大姐喊了一声小妹，九花这才睁开一直闭着的眼睛，头一句话就问：海阳有没有来电话？大姐说：船离了码头，就不能打电话了。九花又问：他们有没有到南沙？大姐又说：应该还在海上漂呢，南沙很远啊。九花又问：有多远？大姐说：听说兵船要开五天四夜才到。九花听后，就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五天四夜啊，真是够远的，那海上起了风咋办呢？大姐说：兵船大，能抗七八级风。九花听着，又睁开眼，转过脸看了看窗外的椰子树，问：现在外面有几级风？大姐连忙说：不大，不大！你好好的，什么都别想。九花听着，就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盯着窗外的树叶。

椰子树在风中婆娑着，好像跟九花说，风不大。

礁嫂们的屁股没坐热，医生就来查房了，身后跟着一帮护士。一个年轻的护士扫了一眼礁嫂，就说：你们都出去。大姐带着大家，就退出去了。待查完房，便又围到九花床前，问这问那，问长问短。大姐是过来之人，最牵